

西班牙文学名著丛书

悲翡达夫人

DOÑA PERFECTA

■ [西班牙] 加尔多斯 著

BENITO PÉREZ GALDÓS

■ 王永达 译

WANG YONGDA



花山文艺出版社



西班牙文学名著丛书

悲翡达夫人

DOÑA PERFECTA

■ | 西班牙 | 加尔多斯 著

BENITO PÉREZ GALDÓS

■ | 王永达 译

WANG YONGDA



花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悲翡达夫人/(西) 加尔多斯著; 王永达译. —石家庄: 花山文艺出版社, 2004
(西班牙文学名著丛书)
ISBN 7-80673-369-8

I. 悲... II. ①加... ②王... III. 长篇小说-西班牙-近代 IV. I55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 第 073845 号

本书的出版得到了西班牙文化部书籍、档案和图书馆司的慷慨资助。

丛 书 名: 西班牙文学名著丛书

书 名: 悲翡达夫人

策 划: 袁殿池

责任编辑: 梁东方 申 强

美术编辑: 赵小明 许宝坤

装帧设计: 赵 健

责任校对: 童 舟

出版发行: 花山文艺出版社 (邮政编码: 050071)

(河北省石家庄市和平西路新文里 8 号)

网 址: <http://www.hspul.com>

E-mail: hswybs@heinfo.net

销售热线: 0311-7056031 5915084 5915087

邮购热线: 0311-5915261

传 真: 0311-7815440

印 刷: 石家庄北方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166 千字

印 张: 7

版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673-369-8/I·203

定 价: 1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前 言

加尔多斯是十九世纪西班牙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与文学巨匠塞万提斯并称为西班牙文学史上“一对并峙的高山”，其作品被誉为近代西班牙小说的顶峰。阅读他的作品，既可了解十九世纪末叶西班牙的社会生活，又能加深对作者的个人生活及创作活动的认识。

贝尼托·佩雷斯·加尔多斯一八四三年五月十日出生于西班牙在非洲的殖民地加那利群岛的首府拉斯帕尔马斯，自幼便显示出特殊的才能，四岁即能阅读，六岁作文，七岁写诗。少年时代，他在该岛的一所英国人开办的中学就读，学习拉丁文、法文、英文、音乐、绘画和科学知识，并开始阅读西班牙及世界古典文学名著。

一八六三年，他赴马德里中央大学学习法律，然而他对法律并无兴趣，一八六九年毕业后便投身新闻工作，先后为《论战报》、《国民报》和《西班牙杂志》等报刊撰稿，同时开始文学创作尝试。一八七〇年，他的第一部作品《金泉》问世，这是一部长篇历史小说，描写西班牙的民主主义者反抗一八一四年王政复辟的斗争。他发表了最初的几部小说之后，便全力从事卷帙浩瀚的历史巨著《民族演义》的写作，从一八七三年出版的第一辑第一卷《特拉法尔加》开始，到一八七九年完成了两辑（二十卷）。在创作《民族演义》第二辑时，作者已觉察到王政复辟的严重威胁，于是开始写作当代题材的小说，至一八八〇年，他毅然中断

《民族演义》的创作，致力于当代小说的创作，从各个方面揭露社会黑暗，抨击落后势力，鞭挞专制主义。本书作品就是这个时期写成的。到了一八九八年，加尔多斯又开始创作《民族演义》第三辑，至一九一二年出版最后一卷《卡诺瓦斯》止，一共完成了五辑四十六卷（最后一辑只完成了六卷）。这四十六卷作品，每卷都是一本独立的小说，每十卷为一辑，每辑围绕一个中心人物描写一段史实。它反映了从一八〇五年反抗拿破仑入侵的特拉法尔加战役到一八九八年复辟年代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这部巨著以西班牙文学前所未有的宏伟结构，体现了西班牙人民最强烈的民族意识和英雄气概，在西班牙语国家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他的最后一部小说是《没有理性的理性》，发表于一九一五年。

加尔多斯一生创作了七十八部小说，二十四个剧本，游记、回忆录、政治讲演集等各种形式的作品十五种。由于文学创作上的巨大成就，他于一八九七年当选为西班牙皇家语言学院院士。一九〇七年和一九一〇年两次当选为共和派议员。一九一二年，他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但由于封建保守势力的极力阻挠而未能入选。加尔多斯晚年双目失明，穷困潦倒，于一九二〇年一月四日在马德里逝世。

加尔多斯的小说可分为历史小说和现实小说两大类。他的现实小说大多创作于一八七六至一八九七年之间，小说反映的也正是这一时期西班牙的社会现实。从十九世纪初开始，西班牙相继发生了四次革命，但都没有取得成果；在反抗拿破仑侵略期间得到蓬勃发展的人民运动，成了资产阶级向封建贵族妥协的牺牲品；一八六八年爆发的第五次革命，虽然推翻了波旁王朝的伊莎贝拉二世的统治，但资产阶级很快就背叛了人民，从君主复辟中寻求和封建贵族妥协的道路。一八七五年，阿方索十二世登基，西班牙人民所面临的依然是一个土地革命和社会变革的民主革命

问题。但十九世纪中后期，西班牙此起彼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浪潮和人民群众民主意识的不断高涨，为西班牙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而这个时期封建贵族与资产阶级的殊死搏斗，保守势力与民主力量的反复较量以及新旧思想间的矛盾冲突，为作家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因此，这个时期的西班牙现实主义文学具有鲜明的反封建、反宗教特色。

《悲翡达夫人》(1876)是作者描写保守与进步冲突的最好作品之一。小说以青年工程师佩佩·雷伊从首都马德里到奥巴霍萨姑妈家相亲为线索，通过他的沿途观感，剖析了这个西班牙内地小城的社会现状；接着，又从雷伊进入姑妈悲翡达夫人家开始，通过他和表妹的恋爱，同姑妈的新旧思想冲突以至最终为此而付出生命代价的曲折经历，塑造了悲翡达夫人这样一个典型的贵族地主阶级的人物形象。

奥巴霍萨是个虚构的地名，但它正是当时西班牙内地小城的典型概括。这里保守闭塞、衰落凋敝，贵族地主阶级仍顽固地保持着自己的封建特权，有着科学头脑和自由主义思想的雷伊的到来搅扰了小城的封建秩序，因而为封建保守势力所不容。佩佩·雷伊一踏上这块怀有敌意的土地，便陷入了连续不断的讥讽、诬陷和围攻之中，而这一切正是悲翡达夫人和忏悔神父所精心策划的，在他们的诱使下，奥巴霍萨社会的每一个分子，从尊贵的主教到卑贱的村民，都加入了反对佩佩·雷伊的阴谋。雷伊感到悲伤、愤怒、冲动和绝望，他不想随遇而安，但又缺乏与厄运抗争的勇气，他消极犹豫，有时甚至被虚伪的宗教道德所迷惑，同恶势力采取和解与妥协的态度。他的软弱性格终于牺牲了自己的年轻生命，也牺牲了深爱着他的表妹的幸福。佩佩·雷伊是一批先进知识分子的代表；他的悲剧，也正是一代知识分子的悲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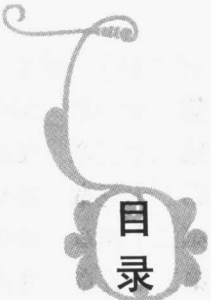
加尔多斯生活在西班牙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历史转折时期，亲身经历了新旧交替时期的种种错综复杂的矛盾冲

突和急剧而持续的社会动荡。作为作家，加尔多斯一直把深刻认识和忠实反映客观世界看成自己的职责，尽管他的作品有浪漫的气质、抒情的色彩甚至荒诞神秘的表现手法，但其内容却始终扎根于现实生活的土壤，其基调始终是“为人民发出呼声”。因此，他的作品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民族意识，鲜明的反宗教的民主思想，以及热烈追求科学与进步的精神。

塑造典型形象、刻画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是加尔多斯概括和提炼生活的主要手段，也是他对现实主义艺术的主要贡献。加尔多斯具有敏锐的观察力，善于准确而生动地描绘各种场面和各色人物，他把人物的性格塑造与深刻的历史内容结合起来，建立了西班牙文学史上最为壮观的人物画廊。

王永达

2003年12月



目录

第一章	比亚奥伦达!……停车五分钟!……	1
第二章	西班牙腹地的一次旅行……	4
第三章	佩佩·雷伊……	16
第四章	侄儿的到来……	22
第五章	会有分歧吗?……	26
第六章	分歧产生于意料之外……	31
第七章	分歧在加深……	37
第八章	急速恶化……	42
第九章	分歧加深,有成对立之危险……	49
第十章	对立显而易见……	60
第十一章	对立在加深……	69
第十二章	特洛伊一家……	79
第十三章	导火线……	88
第十四章	对抗继续加深……	93
第十五章	对抗仍在加深,直至宣战……	101
第十六章	晚上……	104
第十七章	黑暗中的光明……	109
第十八章	军队……	119
第十九章	激战——策略……	127

第二十章	流言——担忧	137
第二十一章	煽动	143
第二十二章	觉醒!	153
第二十三章	奥秘	161
第二十四章	忏悔	164
第二十五章	意外的事件——惊慌失措的旅客	167
第二十六章	玛丽亚·雷梅迪奥斯	177
第二十七章	一个神父的痛苦	185
第二十八章	佩佩·雷伊给胡安·雷伊先生的信	194
第二十九章	佩佩·雷伊给罗莎里奥·波伦蒂诺斯的信	200
第三十章	追捕	201
第三十一章	悲翡达夫人	204
第三十二章	尾声：堂卡耶塔诺·波伦蒂诺斯写给马德里一个朋友的信	211
第三十三章		218



第一章

比亚奥伦达！……

停车五分钟！……

第六十五次下行客货混合列车（此处无须说明铁路干线的名称）在第一百七十一至一百七十二公里之间的一个小站停车的时候，乘坐在第二三等车厢的旅客们几乎都在睡觉，或是在打呵欠，因为清晨刺骨的寒气使人们无心到那毫无遮掩的月台上去散步。乘坐头等车厢的惟一旅客急匆匆地下了车，朝着车站的职员走去，询问那个车站是否就是比亚奥伦达站（这个地名和后面将要出现的许多地名一样，都是作者虚构的）。

“我们已经到了比亚奥伦达车站，”司机回答说。他说话的声音和当时正往货车厢里装的母鸡的咯咯叫声混合在一起。“我忘了提醒您，雷伊先生。我想这儿有人备了马匹正恭候您呢。”

“嗨，这儿的天气可真冷得出奇！”旅客说道，一面把斗篷紧紧地裹在身上。“这个车站没有地方让人休息一会儿吗？得先暖和一下身子才好骑马在这冰天雪地里行走。”

他话还没有说完，司机因为有人有急事呼叫而转身走了，撇下我们这位陌生的绅士把半句话留在了嘴里。他看到另一个车站职员右手提着一盏灯向他这个方向走来，那盏灯随着职员的脚步的节拍摆动着，射出一束束几何图形的光波。灯光像喷壶洒出的水一样泻落在月台上，构成了一个个“之”字形的花纹。

“比亚奥伦达站有小旅店或客栈吗？”旅客向提灯的职员打问道。

“这里什么也没有。”那人面无表情地回答道，随即朝着正在装载货物的工人们奔去，劈头盖脸地将他们痛骂了一顿，以致连笼子里的母鸡也被他那蛮横无礼的架式吓得咕咕直叫。

“最好马上离开这里，”绅士自言自语地说道，“司机告诉我这里备有马匹。”

正当他沉思的时候，感到有一只恭敬的手轻轻地拉动他的斗篷。他转过身去，只见一团裹着黑乎乎的毛呢的黑影，一张卡斯蒂利亚庄稼汉的狡黠的褐色脸膛从毛呢的敞口处露了出来。他的目光打量着这个粗笨的身材——这使他想起树丛中的欧洲山杨，他看到了在那破旧的宽边天鹅绒帽檐下闪烁着一对机敏的眼睛，看到了一只褐色有力的手握着一根绿色的马鞭，以及一双移动时弄得马刺铮铮作响的宽大的脚掌。

“您是雷伊家的堂^①何塞少爷吗？”他问道，一边举手行脱帽礼。

“是的。那么您就是悲翡达^②夫人的仆人啦，是来车站接我到奥巴霍萨去的。”绅士高兴地回答道。

“正是这样。等您愿意动身的时候……小马驹跑起来就像一阵风。我看堂何塞少爷肯定是个好骑手。贵族门第出身的人本来就……”

“从哪里走？”旅客不耐烦地说道，“走吧，我们离开这里。先生……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佩德罗·卢卡斯，”身裹褐色毛呢的人回答说，一面再次举手行脱帽礼。“但是大家都叫我利库尔戈^③大叔。少爷的行李在什么地方？”

① 男子的尊称，置于名字之前。

② 含尽善尽美之意。

③ 原为古代斯巴达一个法学家的名字。

“在那个挂钟下面，一共三件。两只手提箱和一大箱给堂卡耶塔诺的书。你拿那个大箱子。”

过了一会儿，少爷和仆人便来到了这个茅屋般的车站的背后，踏上了一条由此延伸出去的小路，小路消失在附近光秃秃的丘陵中，从那里，可以隐隐约约地看见比亚奥伦达那破败的村舍。三匹马载运了一切：人和行李。绅士骑一匹漂亮的小马驹，利库尔戈大叔骑一匹性格温和和身材中等的老马，行李则由一匹牡马驮着，它由一个腿脚矫健、性情刚烈的青年车夫牵着。

火车在马队启程前便离开了车站，它以客货混合列车的慢慢腾腾的节奏在铁轨上滑行。火车轰鸣着逐渐远去，地下传来深沉的回声。在进入第一百七十二公里处的隧道时，汽笛喷着蒸气，发出一声野兽般的吼叫，吼声在空中回荡。隧道从它那张开的黑洞洞的口中喷出一团白色的蒸气，发出一声喇叭似的哀鸣。火车的尖利汽笛声把一个个村庄、乡镇、城市和外省从睡梦中唤醒。这里是一声雄鸡高唱，那里接着又是一声。天色见亮了。

第二章 西班牙腹地的一次旅行

当他们离开比亚奥伦达那破旧的房舍，开始上路的时候，那位年轻英俊的绅士这样说道：

“告诉我，索隆^①先生……”

“我叫利库尔戈，愿为您效劳。”

“啊，对。利库尔戈先生。您是古代一名有学问的立法专家，我没说错吧。请原谅，我刚才弄错了。我们还是言归正传。告诉我，我的姑妈好吗？”

“她总是那么漂亮，”乡下人回答说，一面催马向前走了几步。“岁月对悲翡达夫人好像停止了脚步。俗话说得好，上帝赐福，好人长寿。这位天使会活到一千岁。假如人们对夫人的祝福变成羽毛的话，她用不着翅膀就可以升天了。”

“那么我的表妹罗莎里奥小姐好吗？”

“和她家里的人一样，都挺好！罗莎里奥简直是她母亲的一幅活肖像，我还能说她什么呢？堂何塞少爷，如果正像大家所说的那样，您这次来是要和她结婚的话，您可真是如获至宝了，姑娘也无可抱怨。你们真是天生一对，地造一双啊。”

“堂卡耶塔诺先生怎么样？”

“总是钻在书堆里。他有一个比大教堂还要大的藏书室，还

① 古希腊法学家。

常到外面刨地寻觅一些上面刻有鬼怪符号似的字迹的石块儿，听说那是摩尔人写的。”

“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到达奥巴霍萨？”

“九点钟，如果上帝保佑。夫人见到她的侄儿时真不知会有多么高兴……罗莎里奥小姐昨天一整天都在为您收拾房间……因为母女俩从未见过您的面，一直在揣想这个堂何塞少爷到底是个什么样儿的人。现在马上就要知道了。表妹见表兄，是桩大喜事儿。真是老天有眼，事遂人愿。”

“我姑妈和表妹都还不认识我，”绅士微笑着答道，“便作出种种揣想，未免有点不够慎重。”

“说得是啊。所以常言道，你想初一，他想十五，”乡下人回答道，“但是您的相貌是没挑的……你们真是郎才女貌，天配姻缘。”

绅士没有听到利库尔戈最后的几句话，他有点心不在焉，若有所思。他们来到一个拐弯处，乡下人领着马队拐过弯之后说道：

“现在我们得走这条小路。桥已经断了，只有从百合花坡那边才能涉水过河。”

“百合花坡！”绅士说道，从沉思中惊醒过来。“在这如此丑陋的地方却有那么多富有诗意的名字！从我在这块土地上开始旅行起，地名中可怕的讽刺和嘲弄意味已使我大为震惊。这片凄凉荒芜的不毛之地，却取了一个‘景秀谷’的名字。这个在贫瘠的土地上用土坯筑起来的小村庄，它穷相毕露，却居然称为‘富饶村’。那个尽是沙石，就连刺菜也不生长的沟壑竟叫做‘花谷’。在我们眼前的大概就是‘百合花坡’了？可是百合花在哪里呢，我的上帝？我看到的只有乱石和毫无生机的野草，称它为‘荒凉

坡’倒是恰如其分了。除了比亚奥伦达^①算得上名副其实外，这里的一切都是讽刺。华丽的词藻掩盖着平庸而悲惨的现实。盲人在这里反倒是幸福的，因为听起来像天堂，看到的却是地狱。”

利库尔戈先生或许没有明白或许不愿理会绅士雷伊的话。他们涉水过了河。浑浊的河水翻滚着，急匆匆地奔流而去，仿佛要挣脱自己的两岸一般。这时，乡下人伸出手臂指着左边一片辽阔而光秃秃的荒野说道：

“这就是杨树坪。”

“我的土地，”绅士欢呼起来，放眼眺望着这块在晨光下闪闪发亮的凄凉土地。“这是我第一次亲眼看见从母亲手中继承下来的田产。可怜的母亲常常夸耀这块土地，对我讲述了它的许许多多的美妙故事。我小时候总以为，生活在这里就等于进了天堂。在杨树坪这块世界上最美最好的福地上，果子、鲜花、大大小小的猎物、山丘、湖泊、河流、诗一般的小溪、放牧的山坡……应有尽有。真见鬼！这里的人们是在幻想中生活。如果在我童年的时候，怀着我爱母亲的信念和热情来到这里，这些光秃秃的小山丘，这些尘土飞扬或是坑坑洼洼的原野，这些破旧的农舍，这些散了架似的水车——从戽斗里漏出来的水足可以浇灌几亩白菜地，这幅我正在注视着凄凉懒散的景象，也会使我感到万分着迷的。”

“这是这个地区最好的土地，”利库尔戈说道，“这地种鹰嘴豆再好不过了。”

“这么说，我该为此而庆贺，因为自我继承这块优质土地以来，它还没有给我出产过一文钱。”

这位聪慧的斯巴达立法家抓抓耳朵，叹了一口气。

“但是有人告诉我，”绅士继续说道，“一些毗邻的业主已经

^① 意即恐怖镇。

把他们的犁头伸进了我这块广阔的土地，正在一点儿一点儿地将它蚕食掉。利库尔戈先生，这里既没有界石、地界，也没有真正的产权。”

乡下人沉思了片刻，像是在深深地思索着什么，然后这样说道：

“那位帕索拉戈大叔，因为他长于心计，我们都叫他哲学家，是他越过小教堂把犁头伸进了杨树坪，积少成多，他已经侵占了六公顷土地。”

“真是空前绝后的学说，”绅士笑着说道，“我敢打赌他不是惟一的……哲学家。”

“俗话说得好，谁有能耐，谁来干。只要鸽房里不缺饲料，鸽子就少不了……但是堂何塞少爷，可以这么说，主人眼里的奶牛总是肥的，您现在已经在这里了，就努力收复您的田产吧。”

“也许没有那么容易，利库尔戈先生，”绅士回答说。他们三人正要走上一条小路，路两旁的茂盛而早熟的小麦长势喜人。“这块地种得很不错。我看在杨树坪并非一切都是那么悲惨和贫困。”

乡下人摆出一副可怜相，对被绅士称赞的土地装出不屑一顾的神情，用一种谦卑的语调说道：

“少爷，这是我的地。”

“对不起，”绅士风趣地回答道，“那么，我倒想把镰刀伸进您的地里去了。显而易见，哲学在这里是可以传染的。”

他们下到了一条小山溪，那是一条水流枯竭的溪谷。过了溪谷，走进一片尽是石头的平川，那里连最微小的植物都难以见到。

“这块地太糟糕了，”绅士说着，转过脸看看稍稍落后几步的向导和旅伴。“在这块地里您很难得到什么好处，因为它全是淤泥和沙石。”

利库尔戈十分温顺地回答道：

“这……这是您的地。”

“我看这里凡是糟糕的土地全都是我的。”绅士爽朗地笑着肯定道。

他们交谈着，重又回到了大路。这时候，阳光快活地射进西班牙大地上千家万户的窗户和天窗，使整个田野都沐浴在灿烂的光辉之中。无垠的苍穹晴空万里，仿佛更加浩瀚，离地面更高，像是要从更高处俯瞰和观赏大地。寸草不生的荒野，被分割成一个个三角形或四边形，斑斑驳驳，有草灰色的、黄色的、黑色的、褐色的或浅绿色的，活像一块铺在太阳底下的破烂不堪的斗篷。在这块寒酸的斗篷上，基督教徒和伊斯兰教徒曾进行过史诗般的战斗。是的，光辉的田野，但往昔的战争已经把它变得令人毛骨悚然。

“今天的太阳好像有点灼人，利库尔戈先生，”绅士说道，略微松了松裹在他身上的斗篷。“多么令人忧伤的路！一眼望去，竟连一棵树也看不到。一切都被颠倒了，真是莫大的讽刺。这里既没有大杨树，也没有小杨树，为什么偏要叫杨树坪？”

利库尔戈大叔没有回答他的问题，正全神贯注地谛听远处突然响起的嘈杂声。他惶恐不安地勒住了坐骑，用阴郁的目光探望着远处的道路和山冈。

“出了什么事？”旅行者问道，同时也勒住了马。

“您带武器了吗，堂何塞？”

“一支左轮手枪……啊！我明白了，有盗贼？”

“可能……”利库尔戈心怀疑虑地回答道，“我好像听到了一声枪响……”

“咱们去看看……走！”绅士说着用马刺刺了一下他的马驹，“没有那么可怕。”

“冷静些，堂何塞少爷！”乡下人大声嚷着阻止他，“这帮家